

《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叙事模式的异同

胡学星

(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济南 250014)

提 要: 在果戈理的创作中, 魔法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在其代表作《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中, 魔法力量的存在均是建构叙事的关键, 但二者所采用的叙事模式迥然不同。《死魂灵》中的魔法力量通过主人公乞乞科夫发散出来, 他作为一个带有魔力的“闯入者”, 在情节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钦差大臣》中的魔法力量则通过特殊的空间——“魔地”表现出来, 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是一个被动角色。

关键词: 果戈理; 魔法; 《死魂灵》; 《钦差大臣》

中图分类号: H106.4

文献标识码: A

《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都是果戈理的代表作, 初看起来, 二者在叙事结构上似乎是如出一辙: 主人公来到某地, 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滑稽可笑的故事, 使得贵族官僚和地主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结局都是主人公落荒而逃。但是, 从乞乞科夫与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位主人公的形象特征和他们在情节推进中的作用来看, 两部作品又存在明显的不同: 乞乞科夫实际上是一个拥有魔法力量的形象, 他作为一个“闯入者”来到某省城, 在后续的情节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赫列斯塔科夫则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在他身上根本见不到乞乞科夫所发散出的魔力光环, 并且因身无分文而变得狼狈不堪。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 果戈理在两部作品中使用了不同的叙事模式, 而且这两种叙事模式可追溯到果戈理的早期创作经验。对先于《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的作品加以分析, 我们会发现果戈理深受民间故事创作经验的影响, 经常使用以下两种基本叙事模式: 其一为拥有魔法力量的主体进入普通生活空间, 如《圣诞节前夜》、《鼻子》、《肖像》等; 其二为普通人物进入充斥着魔法力量的空间, 如《五月的夜》、《魔地》等。《死魂灵》采用的是第一种叙事模式, 乞乞科夫是一个拥有魔法力量的“闯入者”形象; 《钦差大臣》采用的则是第二种叙事模式, 赫列斯塔科夫作为一个普通人进入“魔地”。不管是“闯入者”还是“魔地”, 在作品中都是魔法力量的载体。

一

让拥有魔法力量的主体(“闯入者”)进入普通生活空间, 这是果戈理常用的一种叙事模式, 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系列“闯入者”形象。果戈理早期创作的素材直接取自民间传说, 所塑造的“闯入者”形象主要是一些魔鬼或妖精之类, 如《圣诞节前夜》中偷月亮的魔鬼等; 在果戈理创作的中后期, 作家的创作题材有了变化, 因之“闯入者”形象也在不断“进化”, 变形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物件, 或直接以人的形貌出现在作品中, 如《肖像》中的画像、《死魂灵》中的六品文官乞乞科夫等。在不同的作品中, “闯入者”形象虽不尽相同, 但无一不是作为魔法力量的载体出现, 并且同时发挥着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

首先, 与另外一些存在“闯入者”形象的小说一样, 在《死魂灵》中主人公乞乞科夫也

是一个拥有魔法力量的人物形象。

自《狄康卡近乡夜话》算起，果戈理基于民间鬼怪故事，塑造了不少虚幻形象，如《圣约翰节前夜》中祸害彼得的魔鬼、《肖像》中化身高利贷者的魔鬼、《索罗庆采市集》中寻找红袍的小鬼、《可怕的复仇》中的巫师、《圣诞节前夜》中偷月亮的魔鬼等。在这类作品中，因为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巫师、女妖或魔鬼何以会拥有难以置信的法力。在《圣诞节前夜》中，果戈理所塑造的“闯入者”形象颇具代表性。《圣诞节前夜》整篇讲述的是铁匠瓦库拉和乡村美女奥克桑娜相恋并终成眷属的故事。故事伊始，果戈理就着力描写了魔鬼在天空偷摘月亮的画面，随后魔鬼又掀起暴风雪，从而让读者见识了作为“闯入者”的魔鬼所拥有的非凡力量：“魔鬼蹑手蹑脚地悄然挨近月亮，伸出一只手想抓住月亮，可忽然像被灼了一下似的，把手缩了回去。他吮了吮手指，一只脚摆动起来，从另一侧向前接近，接着又蓦地跳开了，把手缩了回去。然而，尽管屡遭失败，狡黠的魔鬼并未善罢甘休。他冲上前去，猛地用双手紧紧抓住了月亮，一面撇着嘴吹了吹，一面把月亮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正像农夫用裸露的双手取炭火点燃烟斗一样。最后，他赶紧把月亮装进衣袋里藏好，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干似的，继续前行。”（果戈理 1999：3）

在给果戈理带来文学声誉的作品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之后，果戈理又创作了《肖像》、《鼻子》等离奇故事，同样塑造了“闯入者”形象。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根据所表现内容的需要，充当“闯入者”的不再是妖魔鬼怪，而代之以拥有魔法力量的寻常物件。《肖像》讲述了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青年画家哈尔特科夫，由于偶然买下了一幅魔鬼寄身的画像，随后自甘堕落而毁了一生的故事。画面上的老人同样表现出魔力，不仅能从画中走出来，而且还提示画家有一千个金币藏在画框中：哈尔特科夫“拿起一条被单，走过去，把肖像整个儿蒙起来。……他看见，清清楚楚地看见：被单已经没有了……肖像整个儿露出来，对周围的东西什么也不瞧，单对他望着，一直望进他的五脏六腑……他看见老头儿蠕动着，忽然用两只手撑住框子。后来支着手把身子抬起来，伸出两只脚，从画框里跳了出来……老头儿几乎就在他的脚旁边坐下，随即从他的宽服的褶襞里取出一件东西。这是一只口袋。老头儿把它解开，抓住那个边的袋角抖动了一下：像长柱似的沉甸甸的几个包发出隆隆的声音掉在地上；每一包都用蓝纸包着，上面写着：一千金圆。”（果戈理 1957：80-82）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乞乞科夫究竟拥有怎样的魔力。需要指出的是，在创作《死魂灵》时，果戈理笔下的“闯入者”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换言之，已“进化”并呈现为人形，乞乞科夫即是这种新型“闯入者”的典型代表。在《死魂灵》第一章中，果戈理一开始让读者看到的乞乞科夫似乎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在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了一辆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蓬马车……在轻便折蓬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果戈理 1996：3）然而，转眼之间，乞乞科夫就成了包括省长在内的官员们争相邀约的贵宾，对他推崇备至，赞不绝口：“所有的官员都挺喜欢这位新人物的莅临。省长认为他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检察长认为他是一个挺干练的人；宪兵上校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民政厅长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值得尊敬的人。警察局长说他是一个可敬可亲的人；警察局长的妻子说他是一个顶顶和蔼、顶顶讲究礼貌的人。”（果戈理 1996：13）由此开始，整座城市的生活不再平静，无人不在议论这位貌不惊人的绅士。这种变化源于乞乞科夫，他作为省城的“闯入者”施展了魔法力量。为了进一步向人们揭示乞乞科夫与魔鬼的亲缘关系，果戈理在描写省长家的舞会时，忍不住要提示读者留意乞乞科夫得意忘形之际露出的尾巴：“乞乞科夫似乎有鬼魂附体，他用脚画出各种人物，然后‘又用小腿作一个急速的动作，那小腿突然显出尾巴的形状……’读者马上会问，他的脚是不是魔鬼的脚。死魂灵收购人乞乞科夫这种著名的天真虽然奇异，但是他的职业却与撒旦的行径极其相似。”（叶夫多基莫夫 1999：66）由此不难看出，貌不惊人的乞乞科夫在摇身一变之后，变得和《圣诞节前夜》中的魔鬼、《肖像》中的老人一样，

作为“闯入者”，他们都表现出超乎想象的魔法力量。

作为“闯入者”形象，除拥有魔法力量这一共同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叙事中承担着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

为方便起见，我们仍以上文提到的作品为例。在每一部作品的开头，果戈理无一例外地首先要介绍“闯入者”，并集中笔力渲染其魔力以及给周围环境带来的显著变化，从而为将要发生的诡异故事做好铺垫。在《圣诞节前夜》中，魔鬼一出场就将月亮摘走并掀起暴风雪，为随后各怀鬼胎的村长、执事在黑暗中的龌龊行径埋下伏笔；《肖像》中，当青年画家拿起那幅肖像画时，画中的那双眼睛炯炯发光，竟然令画家身后的一个女人失声惊叫；同样，在《死魂灵》中，乞乞科夫一出场，便营造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神秘氛围：“这样一种对于新来客人恭维备至的意见就此在城里传开了，这意见一直保持着，直到客人的一个奇怪的特性，他办的一件事情，或者按照外省的说法，一件咄咄怪事（关于这一点读者不久就会知道），使几乎全城的人完全陷入迷惑之中为止。”（果戈理 1996：13）

此外，“闯入者”还规约着情节的起伏和转折，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在《圣诞节前夜》中，勤劳勇敢的铁匠瓦库拉之所以能赢得乡村美女的芳心，出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结局，是因为他在魔鬼的帮助下弄到了女皇的御鞋，而没有魔鬼的帮助这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肖像》中，青年画家由于画中老人（高利贷者的魂魄）的诱引，得到了一千个金币，他的生活轨迹才有了发生转折的可能，由此耽于享受，并枉费了一生。直至那位赴意大利深造并学成归国的画家同行出现，恰尔特科夫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荒废了才华。此时此刻，他突然觉悟到闯入自己的生活，令自己如此堕落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幅肖像画：“他住了手，突然浑身战栗起来：他的眼睛接触到了一双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这是他在施金劝业场买来的非凡的肖像。”（果戈理 1957：108）情节发展至此，《肖像》中围绕青年画家恰尔特科夫的故事便戛然而止。简言之，邪恶的高利贷者的魂魄附在肖像画上，作为“闯入者”进入青年画家的生活，彻底改变并毁掉了艺术家的一生。而在《死魂灵》中，故事的推进同样一直循着乞乞科夫的行止。乞乞科夫先后拜访了玛尼洛夫、柯罗博奇卡、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普柳什金，并和他们进行匪夷所思的死魂灵交易。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尽情地展示每一个地主丑陋与贪婪的本性，一直到第七章，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的活动才告一段落。在第八章中，乞乞科夫出席省长家的舞会，情节发展到了高潮。接下来的故事急转直下，和《圣诞节前夜》中的魔鬼被识破一样，由于诺兹德廖夫的中伤和揭发，乞乞科夫所拥有的魔力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乞乞科夫在叙事中起着引导作用，既让人们看到了省城官员的生活，又让人目睹了一个个乡下地主的丑态，从而实现了果戈理要通过《死魂灵》让人们看到“全俄罗斯”（曹靖华 2007：138）的创作初衷。对于果戈理来说，塑造乞乞科夫这一“闯入者”形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在果戈理的各个创作阶段中，都有基于“闯入者”形象的塑造而展开故事的作品。

二

我们知道，长篇小说《死魂灵》和五幕喜剧《钦差大臣》虽然体裁不同，但都体现着果戈理的创作特色，即在貌似不可信的故事中暴露人的弱点，揭示现实生活的弊病。如果说《死魂灵》凭借“闯入者”形象乞乞科夫而展开叙事，那么在创作《钦差大臣》时，果戈理运用的则是另一种基本叙事模式，即普通人物进入“魔地”，而且该叙事模式同样屡见于《钦差大臣》之前的诸多作品。这种叙事模式在果戈理的相关作品中，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主人公本身不具有任何魔力，都是极其普通的人物；二、主人公进入“魔地”，会受利益驱使而主动作为，并有所收获；三、涌动着魔法力量的空间会主动呈现出来，并在妖魔鬼怪等虚幻形象显现之后，重新恢复原态。《钦差大臣》和果戈理早期创作的《魔地》、《五月的夜》

一样，采用的都是普通人物进入魔法空间的叙事模式。

《钦差大臣》中的赫列斯塔科夫，与小说《五月的夜》中的列夫柯、《魔地》中那位看护瓜田的老爷爷一样，起初都是普通人物，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钦差大臣》中，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是一个缺乏魅力的人物。从“演员提示”中就能看出，果戈理无意将赫列斯塔科夫设计成一个非凡人物：“赫列斯塔科夫——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身材细瘦。有点蠢，即所谓没有头脑的人——在衙门里被称为无聊之辈。无论是说话做事都不加任何思考。他不能将注意力连续不断地集中在某个念头上。他的话很不连贯，而且使人感到非常突然。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越是显示出坦诚与真率，就越是恰到好处。”（果戈理 1999：283）在第二幕第一场中，仆人奥西普发了一通牢骚，更证明了赫列斯塔科夫仅仅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官员而已：“这回恐怕是有家难回喽。这小子一路上把钱都撒光了，现在倒好，缩着尾巴，傻坐着，火气也没了。……如果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人，那还成，可他只不过是十四品的小文官！”（果戈理 1999：301）在小城旅店中的主仆二人因赊账太多，店方已不再提供饭食。第三场中，赫列斯塔科夫唉声叹气，连饭都吃不上，窘境令他狼狈不堪：“好想吃东西啊！这不，刚出去走了走，以为能把这股饿劲挺过去呢——可是，见鬼，没有挺过去。”（果戈理 1999：304）第四场中，赫列斯塔科夫对旅店的伙计说话很是客气，先是问寒问暖，对伙计说“你好，老弟！怎么样，你身体好吧？”（果戈理 1999：305）当得知旅店老板要到市长那儿告状时，赫列斯塔科夫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委曲求全地对那伙计说：“告什么？朋友，你也不想想，有什么好告的？你知道，我总得吃饭吧。这样下去，我会饿瘦的。我可是真想吃饭，不是说着玩的。”（果戈理 1999：305）第七场，奥西普告诉市长来了，这时的赫列斯塔科夫颇为惊恐，开门时脸色发白。在《五月的夜》中，年轻的哥萨克列夫柯与妙龄女郎甘娜相亲相爱，但霸道的村长因为私心而从中作梗，阻碍这对年轻人成亲。尽管列夫柯不满于当村长的父亲，但对于后者的专横霸道无计可施，茫然不知所措。在另一篇小说《魔地》中，主人公是一位照看瓜田的老爷爷，生活平淡无奇，唯一的乐趣就是和路过的熟人交流奇闻异事。

赫列斯塔科夫、列夫柯及《魔地》中的那位老爷爷，他们进入“魔地”不仅都带有偶然性，而且进入“魔地”后都受利益驱使而有所作为。赫列斯塔科夫本来从彼得堡回老家，随身带有足够的盘缠，但途经奔萨时和一位步兵大尉赌牌，输得身无分文，只能在小城的一家旅馆里委曲求全。巧合的是，这座小城的市长收到彼得堡来的密信，得知有钦差大臣要来微服私访，就误将赫列斯塔科夫当作钦差大臣了。在和市长等人的周旋中，赫列斯塔科夫不仅解决了吃住问题，还顺便收取了不少贿赂，甚至逢场作戏，差点儿把市长的女儿骗到手。如果说赫列斯塔科夫得到的是钱财，那么《五月的夜》中的列夫柯得到的则是爱情。列夫柯深爱着甘娜，在得知厚颜无耻的父亲正在打甘娜的主意之后，变得心烦意乱，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池塘边，偶然发现池塘在变化并看见了蒙冤而死的女落水鬼。列夫柯倾听了女落水鬼的遭遇，满怀同情。为劝说列夫柯帮助辨认那位妖精后妈，女落水鬼许诺说：“年轻人，把我的后妈给我找来！我毫不吝啬地把什么东西都给你。我要酬谢你。我要慷慨而丰富地酬谢你！……”（果戈理 1983：88）无需赘言，此时的列夫柯多么期待能有人施以援手，帮助自己走出爱情困境，于是便慨然应允。他看到岸边有一群少女，在玩乌鸦捉小鸡的游戏，很快就辨认出了装成落水鬼的那位后妈。作为回报，女落水鬼塞给列夫柯一张纸条，凭这张纸条做村长的父亲不得不答应了儿子与甘娜的婚事。同样，《魔地》中的老爷爷进入“魔地”也带有偶然性。老爷爷为了招待一伙相熟的客商，高兴得跳起舞来，却突然落入“魔地”，两条腿怎么也抬不起来了：“真的，背后有什么人笑出声来了。回头一瞧，哪里还有什么瓜田和赶集的农民，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前后左右都是一片平坦的旷野。”（果戈理 1983：248）第一次进入“魔地”时，爷爷在一处坟地上看到有亮光闪烁，认为自己发现了宝藏，但因身边找不到挖掘工具，就用树枝做了记号。为了得到“宝藏”，老爷爷采取了主动，又两次进入“魔地”，最终得到一只算不上什么宝贝的锅子。由此可见，不管是赫列斯塔科夫、列夫柯，还是《魔地》中的老爷爷，进入“魔地”均属偶然，同时他们在“魔地”之内均有所作

为并有所收获。

普通人物进入“魔地”(涌动着魔法力量的空间),作为果戈理经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内中还有另一种规律性特征:“魔地”一般会主动呈现,并在妖魔鬼怪等虚幻形象显现之后,重新恢复原态。《五月的夜》中列夫柯信步来到池塘边,难以置信的场景突然呈现眼前:“他屏住气,身子一动也不动,不眨眼地注视着池塘,他觉得仿佛自己也到了水底,他看见:先是一双洁白的臂肘倚在窗口,随后探出一张和颜悦色的小脸蛋来,支倚在臂肘上,一双明亮的眸子在深亚麻色的发浪中静静地发着光。他还看见:她轻轻地摇着头,她招着手,她微笑着……”(果戈理 1983: 87)在列夫柯辨认出女落水鬼要找的后妈之后,也即妖精现出原形之后,“魔地”所在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头顶上的一轮皓月,告诉他已经是半夜了;到处静悄悄的;从池塘那边送来了凉气;在池塘边上,黯然耸立着百叶窗紧闭的古屋;青苔和杂草说明这儿已经很久不住人了。”(果戈理 1983: 91)《魔地》中的老爷爷本来在为帮相熟的客商跳舞逗乐,突然陷入“魔地”,也即“魔地”主动呈现在老爷爷面前。在第三天傍晚,老爷爷再次进入“魔地”,听到四周有鸟儿、羊头、熊在不断地重复他说的话。当恐惧的爷爷扭过脸看时,看见山岭背后钻出一张怪脸:“鼻子好象铁匠店里的风箱;两只鼻孔,每一只里面可以灌一桶水!嘴唇,真的,活象两块大木头!一双赤红的眼睛往上翻着,舌头还拖出来,做着怪样子!”我们看到,同样是在这些鬼怪现身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态:“而那块他没有跳成舞的地方,他用篱笆围了起来,叫我们把一切无用的废物,从瓜田里扒出来的野果和尘芥一起扔到里面。”(果戈理 1983: 254)

《钦差大臣》中第八场伊始,市长带领一千人马来到旅馆,诚惶诚恐地去见赫列斯塔科夫,在说出“向您问好”这句话时,“两手紧贴裤缝”(果戈理 1999: 309)从赫列斯塔科夫的角度看,市长的卑微和拘谨做派令人匪夷所思,而实际上这一场景意味着市长等人盘踞的“魔地”已显现出来。此前,对赫列斯塔科夫偶尔落脚的这座小城已在第一幕中做了介绍,城中怪诞现象可谓无处不在:慈善医院不讲卫生,根本不在乎病人的生死;法院接待室成了养鹅场,院长没有是非概念,只关心自己的私利;邮政局长喜欢私拆过往的书信,甚至将别人的书信私自截留;警察局长的属下不问情由就动手打人,而且经常赤身裸体地招摇过市。市长对此并非不知情,只是不以为怪而已,甚至还教唆手下去做类似的事情。在第二场中,邮政局长出场,市长担心有人告密,叮嘱他要拆信检查,而邮政局长则回应道:“这个用不着您来教我,我已经这样做了。这样做倒不是为了防备什么,而主要是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这世上有什么新鲜事儿。我跟您说吧,看人家的信可有意思啦,有的信读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里面写有各种奇闻逸事……而且还有教益……比读《莫斯科时报》有意思!”(果戈理 1999: 291)

在《魔地》中,老爷爷进入魔地后,发现平时熟悉的粮仓、鸽棚变得怪异,在眼前时隐时现。在《五月的夜》中,主人公列夫柯看到平时尘封的房舍倏忽间变得灯火通明,并且发现身边站着蒙受冤屈的落水鬼。在发现这些古怪现象之后,老爷爷和列夫柯都意识到自己正置身“魔地”之中。同样,赫列斯塔科夫在写给朋友的那封信中,也谈到了小城的怪异:“可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啦。大家都主动借钱给我,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里的人也真怪。你见了一定会笑死的。”(果戈理 1999: 374)在赫列斯塔科夫眼里,这座小城就是“魔地”。

《魔地》中的老爷爷循着烛光去寻找“宝藏”,《五月的夜》中的列夫柯按女落水鬼的要求并替她找到了那位妖精后妈。与此相仿,在《钦差大臣》中,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依从市长的安排,先是搬入市长府邸住下,然后遵从建议前去参观慈善医院。这些都说明了刚刚进入“魔地”时主人公的行为具有被动性,这一点与乞乞科夫这类形象有着显著的区别。第四幕分为第一至十六场,展示的是赫列斯塔科夫向包括市长在内的众人索贿的情形,法院法官、邮政局长、督学、慈善医院院长、地主博布钦斯基和多布钦斯基、市长妻女及市长本人纷纷登场,极尽讨好之能事,充分暴露出各自的真实面目。在赫列斯塔科夫轻而易举地得到大笔

钱财之际，以市长为首的众妖孽也原形毕露。在第五幕第八场中，赫列斯塔科夫已离开小城，市长等人从私拆的信中得知赫列斯塔科夫不是真的钦差大臣，紧接着有宪兵告知从彼得堡来的要员要马上召见市长等人。众人如梦初醒，重又回到了现实空间。

最后想指出的是，在果戈理中、后期的创作之中，并没有丢掉曾助他蜚声文坛的法宝之一——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不仅如此，在随后的文学创作中，果戈理将源于民间叙事的技巧发展得日臻完善，巧妙地用于表现和揭示现实生活，暴露和针砭时代生活的弊病。尽管人们注意到了早期作品中的魔法力量，但很少有人注意果戈理在叙事模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前后一致性。实际上，魔法力量变相存在，这也是为何果戈理后期的作品被称为怪诞现实主义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曹靖华主编 2007 俄国文学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果戈理 1957 彼得堡故事（满涛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3]果戈理 1983 果戈理选集（一）（满涛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4]果戈理 1996 死魂灵（满涛、许庆道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5]果戈理 1999 果戈理幽默作品选（王加兴译）[M]，漓江：漓江出版社。
- [6]叶夫多基莫夫 1999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

Study on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Modes of *Dead Souls* and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HU Xue-xi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Magic pow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ikolai Gogol's writings. It is the key element of narration in his two masterpieces *Dead Souls* and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but the narrative modes of magic power in the two are different. The magic power in *Dead Souls* is reflected in the hero Chichikov, who dominates the plot development as a magic "intruder". While the magic power in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manifests itself through a special bewitched space rather than being reflected by Khlestakov, who is only a passive character.

Key words: Nikolai Gogol; magic power; *Dead Souls*;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收稿日期: 2010-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词与文化”: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研究(项目编号: 09BWW008)。

作者简介: 胡学星(1968-), 男, 山东胶南人, 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翻译学。

[责任编辑: 刘 钊]